

目连救母宝卷

诗曰：

屈指光阴似掷梭，杀心不死意如何。
风魔尘世终成幻，好把玄机细琢磨。

又曰：

莫言我佛远西天，想见西天在眼前。
问路睽违十万里，成功欲得似云烟。

真香举起来，登坛把经开。
大众静心听，降福又消灾。
一炷真香举起来，登坛说法把经开。
在堂大众静心听，降福延寿又消灾。

昔日南都关西有一员外名叫傅相，自幼修行，娶妻刘氏，名叫青提，未曾生育。员外一心向善，持斋念佛诵经。一人独造万缘桥，建造万佛堂，因聚集众僧，故称僧馆。又造了放生池，使善男信女买鱼放生，斋僧布施，广结良缘。有一天，员外来到门外，看见人家在田里挖萝卜，忽然来了一个老和尚，要化萝卜充饥，傅员外说：“不妨，你只顾吃，我来把钱。”这和尚拿起萝卜来就吃，洗也不洗，傅员外说：“僧人师父，这萝卜不洗，上面有泥，怎好进嘴？”那和尚说：“员外呀！”

多谢员外老善人，布施萝卜与贫僧。
若到河边去洗净，无常一到吃不成。”

员外说：“懒和尚，洗萝卜这点时间总没有啊，你现在就死啦！”说罢，只见和尚刚把一根萝卜吃完，即倒地身亡，对下一困，气也不“吸”。当时惊动乡邻总甲，多少人总来看，傅员外说：“僧人啊！”

可惜年迈老僧人，不知你宝刹哪山林。
你不在庙内看经卷，为何单身出外行。
既知自己寿延到，何不在家等归阴。
今日死在众人面，连累大家吃一惊。”

众位乡邻说：“傅员外，这和尚大概是来向你斋化棺木的，你不如做做好事，买棺入殓，把他殡葬掉吧！”傅相员外连忙吩咐安童，

大大沙方买一口，做个收尸入殓人。
自家田里挖个坑，栽松植柏造坟莹。

员外睡到半夜，只见那和尚走到他面前，傅相说：“和尚，我已买棺殡葬，你又来做底高？”和尚弯腰奉揖说：“员外呀！我是来谢你的，一谢员外，二谢夫人。”说罢，不见和尚的踪影，只听丫环来报，说院君生了一位公子。员外一听，喜之不尽，啊呀，刚才那和尚想必是来报胎的，这和尚为化萝卜而来，我帮小员外取名用罗卜吧！”

员外替儿取乳名，就叫罗卜小官人。

员外当时连忙烧香点烛，谢天谢地，谢谢家堂圣众，东厨司命，又谢三代宗亲、祖宗亡人。

员外点烛把香焚，拜谢如来佛世尊。

孩子取名叫罗卜，寄名称为目连身。

一天，有两个和尚来到员外家中，傅员外连忙迎接，“请问二位高僧，法号叫底高？”那和尚说：“我叫有缘，师弟叫遇缘。”

员外一听心欢喜，有缘人遇有缘人。

员外忙叫丫环将院君请到高厅，当时摆下香案，僧人登坛说法。僧人说：“员外呀！”

人生难得今生得，贵子难生今已生。

明师难遇今朝遇，佛法难逢今日逢。”

员外一听，哈哈大笑，“今遇良师，顿觉醒悟，还望高僧指点。”僧人说：“员外呀！”

人生在世不能长，花酒丛中没主张。

百岁英雄如晓露，一生豪杰似朝霜。”

员外一听，不错，英雄豪杰，荣华富贵，田园产业，就是家财万贯，又有何用处？难买生死轮回！

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限来时各自飞。

纵有妻妾难代死，那有儿女替娘爹。

万贯家财带不去，一双空手见阎王。

劝君及早寻门路，修行办道上西方。

员外说：“夫人，我听了两位明师的教诲，我们不如修行办道吧？”刘氏说：“好格，就遵师父的指点。”当即焚香点烛，跪倒尘埃，发下宏誓大愿。

吃素就走今朝起，下次不开酒和荤。

倘若开斋并破戒，永堕三途地狱门。

两位僧人见他们发宏誓大愿，当即辞别而去。再说员外夫妇二人，道心坚固，日夜修行。

朝朝诵念弥陀佛，夜夜诵读《金刚经》。

修行不论年和月，桃红柳绿算一春。

苦苦修行九年整，功德修下海能深。

员外在修行之时，广积阴功，大做好事，起了佛堂两座。一座叫斋馆，一座叫三官堂。整天诵经拜佛斋僧布施，修桥补路，广结良缘。有一天，员外忽然觉得修炼圆满，说：“夫人哎，你叫孩儿过来，我今朝要归天去，家中留下的三千贯钱，一千贯给你们烧香念佛，一千贯与你斋僧布施，还有一千贯留给我儿日后经营买卖，以谋生路。今有道书一封与你母子二人，千万叮咛，切不可开斋破戒！夫人哦！”

开斋破戒罪孽重，永堕地狱不翻身。

虎狼伴中参大道，刀枪林里也修行。

任他钢刀头上漫，死也不开酒和荤。”

员外语言未了，只见异香满室，莲坐腾空，员外乘鸾跨鹤，白日升天。有金童玉女，手执长幡宝盖，把傅员外迎入天堂。

傅相功成升天去，西天佛国伴世尊。

再说刘氏和罗卜悲痛不已，请了僧人做了七天道场，功课圆满。罗卜说：“亲娘，孩儿要出家修行，母亲在家修行办道，生活上有安童使女服侍，父亲曾一再叮嘱，千万不可开斋破

戒。”刘氏说：“孩儿呀！你年纪太轻出门我不放心，你就在家修行，不也是一样的呀？”罗卜说：“亲娘哎！”

孩儿出家去修行，母亲大人放宽心。
我皈依三宝心不退，道心坚固奔前程。
伏望母亲多保重，真心实意办修行。”

且说罗卜辞别母亲，身边带了散碎银子，作为盘缠。
路上行程几天整，报恩寺到面前呈。
罗卜来到报恩寺，投奔师父办前程。

寺内的主持僧名叫来果，收了罗卜为徒，削发皈依修行办道。下文再表刘氏青提一人在家诵经念佛，虽有安童使女服侍，但也觉得孤单。一天，她的胞弟刘贾来到三官堂，会见姐姐，刘氏一见，欢喜不过。

二人行过家常礼，携手同行到高厅。
分宾施礼来坐下，用茶解渴说原因。
刘贾说：“姐姐，我多时不曾到你家来，家里怎变了样子？”

房屋改成庙宇样，装金塑佛受香烟。
“罗卜呢？”“他出家修行去了！”“啊哟！姐姐，人生在世，穿吃二字。孟子说，‘人至七十者，非帛不暖，非肉不饱。’你家有万贯家财，不去消受，也枉活一世，何不吃鱼吃肉，贪嘴福。姐姐啊！”
地狱门口酒席稀，有吃有穿是便宜。
不信打开棺木看，两眼黄沙一口泥。
万贯家财不去用，活在世上何奇。
修道之人牛毛广，成道之人麟角稀。”

刘氏说：“兄弟，此言错了。圣人说，‘见其生不忍见其死，闻其声不忍食其肉。’圣人有恻隐之心，上帝有好生之德，为人何不从善呢！”

肉字底下不关门，翻来复去人吃人。
十字街头人吃犬，乱场坟内犬吃人。
今生吃它十六两，来世还他重一斤。

刘贾说：“姐姐，我家附近有个陈道人，随师护法，吃斋念佛，到七十岁还开了斋戒，又有一个马道人，讲经说法，做人之师，替人家报本酬恩，到八十二岁还破了戒，世上有多少人吃斋能到头格？我劝你还是开了罢！”刘氏青提嘴里不说，心中暗想，这些话总是真的，我如若不听，到后来再开斋，岂不被他耻笑！罢了！

初吃长斋不担忧，惟恐吃斋不到头。
有朝一日破了戒，千日功德一旦丢。

刘氏被兄弟说动了心，随时叫丫环带了散碎银子到街坊买了鱼肉酒菜，一面招待刘贾，自己也就开了斋戒。以后杀猪宰羊，只图口腹，不顾生灵的性命，吃下来的白骨堆在后花园的枯井里，只顾一时欢乐，哪顾罪孽深重。

刘氏青提作孽深，开斋破戒杀生灵。
羊羔美酒朝朝乐，再不思量诵经文。

再说目连在报恩寺修行，听人家说到他母亲已经开斋破戒，很不放心，随即禀告师父，决定回家看个究竟。这消息传到家中，刘氏一听，心里不定，连忙吩咐安童梅香，打扫佛堂，烧香点烛。

目连心中不放心，拜别师父转家门。

一路美景无心看，自己门到面前呈。
目连来到家中，先拜母亲，然后参拜圣相，烧香点烛。
二人经堂来坐定，用茶解渴细谈论。
目连开口将言问，母亲在上听原因。
人家说你开斋戒，不知果有这事情。

刘氏说：“孩儿，决无此事！这总是左邻右舍，着不得说淡话，搬是非，想挑拨我母子不和。当年我们都发过宏誓大愿，我哪不懂哎！”

吃吃素来再开斋，南牢拖到北牢来。
十八重地狱苦难挨，来世只好投狗胎。
你今如果不相信，赌个毒咒我儿听。
为娘如果开斋戒，立时三刻见阎君。”

只说赌咒不作准，谁知遇到恶时辰。

哪晓日游神、夜游神闻听此言，连忙奏与阎君得知，“刘氏青提论寿命尚未满贯，只因她开斋破戒，制造谎言，罪孽深重。”阎君出了勾魂票，打发无常小鬼、牛头马面带了麻绳铁索、铜枷铁锁，速速捉拿刘氏青提，魂归地府。

无常小鬼前头走，牛头马面后头跟。

阴风惨惨来得快，捉拿刘氏命归阴。

牛头马面用马叉一捣，刘氏对地下一倒，眼睛一闭，鼻子里没气。

刘氏倒在地埃尘，七孔流血丧残生。

三魂渺渺归地府，七魄茫茫见阎君。

阎君吩咐将刘氏打入血湖池中受苦。牛头马面用铁链子锁住刘氏，背到湖边，无常小鬼将刘氏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淋淋。此时天色已晚，只见血湖池中红浪滔滔，尽是血水。坐在血湖池里的女妇人，个个赤身露体，浸在血泊之中，嚎啕痛哭。刘氏问众人：“我等身犯何罪？为底高要在这血湖池中受苦？”那妇人说：“你才来不晓得，我说把你听。

未曾满月堂前进，触犯家堂列位神。
未曾满月灶前蹲，触犯东厨司命君。
河里洗涤污秽物，触犯水府众龙神。
又将不净衣裳晒，触犯天宫日月星。
只因在生作下孽，血湖池中受苦辛。”

众妇人正在诉说，忽听谯楼更鼓已响。

耳听谯楼更鼓响，妇人在血湖哭五更。

一更里苦难挨，泪满腮，血湖池内哭哀哀。
痛伤怀，浑身皮肉都浸坏。
思想在生日，身怀六甲胎。
面黄肌瘦身体衰，谁知死后还有害。
儿不来救母，怎能够消灾。
我的天，阿弥陀佛，悔不当初早持斋。

二更里苦难忍，泪纷纷，血湖池中冷冰冰。
血水深，浸得皮破血淋淋。
思想在生日，孩儿要奔生。

抽筋拔骨痛难忍，谁知死后还有罪名。
儿不来救母，怎能得超升。
我的天，阿弥陀佛，谁来救我命残生。

三更里苦难推，眼泪垂，血湖池里哪好睡。
痛伤悲，身上疼痛受大罪。
思想在生日，吃尽儿女亏。
生病作难费心扉，谁知死后还有罪。
儿不来救母，插翅也难飞。
我的天，阿弥陀佛，指望替娘来赎罪。

四更里痛断肠，泪汪汪，血湖池中苦难当。
好凄凉，赤身露体受波浪。
思想在生日，为儿多烦忙。
何曾吃到安逸汤，谁知死后遭灾殃。
儿不来救母，怎能上天堂。
我的天，阿弥陀佛，望儿搭救老亲娘。

五更里苦难熬，泪珠抛，血湖池里多心焦。
不肯饶，肚中饥饿哪知道。
思想在生日，养儿防身老，清明时节纸钱烧。
儿不来救母，怎得好脱逃。
我的天，阿弥陀佛，几时能出血湖牢。

且说夜叉小鬼奉了阎君之命，将刘氏青提解押到重重地狱受苦。刘氏这时想到在生之时，曾杀害生灵，只说无妨，谁知到了阴司，竟受此大罪，我夫修行，已上了天堂，为妻造孽，今入地狱。现在是蓬头散发，裸头赤脚，短裤遮身，哭哭啼啼，寸步难行，叫一声亲儿，哭一声夫君，怨恨自己，当初在阳日三间不该开斋破戒，不信修行。今日懊恨已经迟了！

刘青提，在地狱，嚎啕痛哭，
悔不尽，从前事，错了人生。
在阳间，做女人，不懂道理，
杀生灵，害性命，饮酒开荤。
到如今，恶贯满，冤鬼讨命，
杀一命，还一命，不差毫分。
吃半斤，还八两，丝毫不错，
老阎君，他判断，不徇人情。
绳又捆，索又绑，铁枷锁了，
手又铐，脚又镣，寸步难行。
牛头打，马面拖，上天无路，
大鬼敲，小鬼捶，入地无门。

却说牛头马面将刘氏提到森罗宝殿，只见阴风惨惨，黑气腾腾，阎君上坐，两边是文武判官，手拿生死簿，下边是牛头马面、无常小鬼、夜叉狱卒，拿刀的、拿枪的、拿棍的、拿棒的，个个如狼似虎，杀气腾腾。阎君说：“刘青提，你在阳间，为何开斋破戒，广杀生灵？”刘氏

说：“阎罗天子在上，罪妇听了我弟弟刘贾的谗言，他说食禄本是前生定，何必做鬼办修行，因此我犯下了滔天大罪，伏望阎君开恩。”阎君一听，重重大怒，即叫判官查阅刘贾的生死善恶。判官一查，“启禀阎罗大王，刘贾在阳间原是打僧骂道，诽谤佛法，十恶不赦之徒。”阎君忙出勾魂牌票，差了无常小鬼、牛头马面，捉拿刘贾归阴。鬼使们领了铁牌，阴风一阵来到阳间，南都关西地界，由当方土地带领一众鬼使来到刘贾门前。刘贾正在店中杀猪卖肉，牛头用马叉一戳，刘贾倒地，七孔流血，小鬼扣上麻绳铁索，把他的真魂带到阴曹地府。

阎罗大王不饶人，三曹对案审分明。

姊弟二人赖不掉，孽镜台上照得清。

刘贾罚去变畜生，披毛戴角去还人。

刘氏打入阿鼻狱，永堕三途不翻身。

下文单表目连见母亲死亡之后，连忙买棺入殓，殡葬造茔，将灵牌供奉在家，念经超度，报答父母养育之恩，日夜思念，悲泪啼哭。

目连守孝伴灵床，啼啼哭哭念金刚。

“亲娘啊，寿缘结果归天去，不知母亲在何方。

亲娘啊，叫儿想得肝肠断，难止腮边泪两行。

三餐茶饭无心吃，想得孩儿面皮黄。

今生不得来相会，你在阴司我在阳。

想你音容如在世，眼前不见我亲娘。”

朝也思来夜也想，一夜哭到大天光。

睡在阳台想会你，惊醒南柯梦一场。

我恨这把无情剑，割断母子两分张。

你去一日远一日，孩儿想母路偏长。

亲娘啊，你在途中慢慢走，等我同过鬼门关。

只因养育恩难报，声声诉说哭断肠。”

却说目连孝顺双亲，母亲魂归地府，每日诵经超度升天，舍不得高堂老母，思想起来，眼泪汪汪。

恩深沧海原无量，且数十重报母恩。

一重恩，亏我娘，怀胎十月，

茶不思，饭不想，没有精神。

吃一样，怕一样，肚中饥饿，

这情景，想当初，苦了亲娘。

二重恩，亏我娘，临盆痛苦，

一阵疼，一阵痛，目眩头昏。

痛一阵，紧一阵，魂飞天外，

这苦痛，想当初，苦了娘亲。

三重恩，亏我娘，忍痛生我，

儿在腹，要奔生，摘娘心肝。

儿落地，母昏沉，咽喉气喘，

死过去，又还魂，苦了亲娘。

四重恩，亏母亲，将我抚养，

请瞽目，排八字，又取乳名。

未满月，出香房，污秽不净，
触犯了，众神明，苦了娘亲。
五重恩，亏母亲，洗尿洗屎，
晾尿布，烘衣襟，吃尽艰辛。
热难挨，冷难当，手指冻坏，
不怕脏，不怕臭，苦了亲娘。
六重恩，亏我娘，天天喂奶，
儿啼哭，娘心慌，挂肚牵肠。
顾我吃，顾我穿，一刻不忘，
把孩儿，当宝贝，苦了亲娘。
七重恩，亏我娘，精心喂养，
到夜来，抱着我，同睡同眠。
卧尿塘，被子湿，左右调换，
两边湿，睡娘身，苦了娘亲。
八重恩，亏我娘，替儿种痘，
防天花，出痧子，特别当心。
买鲜鱼，吃发物，牛痘才好，
办香烛，敬痘神，苦了娘亲。
九重恩，亏我娘，带儿顽耍，
教儿说，教儿行，处处操心。
给衣穿，给饭吃，注意冷暖，
看河边，看井边，苦了娘亲。
十重恩，亏我娘，送儿上学，
请先生，交学费，不惜银钱。
买新书，做书包，纸墨笔砚，
还要做，新衣裳，苦了亲娘。
实指望，父母亲，长生不老，
谁知道，我母亲，早见阎君。

哭得天昏并地暗，哭得日月不分明。
哭得八方愁云起，哭得天空雾气生。

且说目连一日想到，我父已经升天，不知母亲死后可曾往西天佛国？我不如到西天去寻访母亲。这遭，把衣服行李打成两个包袱，一头包经书，一头带了母亲的灵魂牌位，拜别左右邻居，吩咐安童使女看家，即便动身。

目连西天去寻母，肩挑经担就动身。
受尽风霜无埋怨，一心要报养育恩。

目连这个担子怎么挑法？把经卷放前面，又对不起母亲，把经文放在后面，又对不起佛祖。因此，只好把担子横过来挑。

担经在前亏了母，担母在前亏了经。
目连此时无摆布，横挑经担往前行。

且说南海观世音菩萨，早已晓得，说：“待我下凡试一试，目连寻母可有真心？”这遭叫龙女变个少女，自己变个年老婆婆，把半途之中的荒山石洞变作房屋。

目连一路朝前走，那肯耽搁片时辰。

看看日落西山晚，寻访住宿好安身。

目连看到前面有一户人家，便前去借宿。老婆婆说：“相公，你从哪道而来？往哪道而去？家住哪里？姓甚名谁？”

目连又乃将言说，婆婆今且听原因。

我家住南都关西镇，目连就是我的名。

只因母亲身亡故，西天寻访母亲身。

老婆婆一听哈哈大笑：“哎呀！你来得正好！我老身只生了一个女儿，今年一十八岁，欲要招婿为嗣，你倒是孝心之人，我特别眼热，你就招在我家吧？”连忙叫女儿出来相见。

目连一见忙摇手，婆婆说话欠思忖。

我今是个出家僧，怎好招在贵府门。

那少年女子见目连不肯，也来劝说：“相公啊！”

夫妻本是前生定，五百年之前配成婚。

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

你不要到西天去寻母，就在我家配为婚。”

目连说：“千万不可！”

叫声小姐要顾羞，莫要规劝把我留。

我要西天去寻母，你另找高门结鸾俦。”

观音老母见目连真心寻母，便说：“相公，你到西房安睡去吧！”目连来到西房，只见房中清清净净，香气扑鼻，摆式整齐，被褥清洁。目连因一路辛苦，有些吃力，所以十分好睡。

一夜话文不必表，金鸡报晓又天明。

睁开眼睛看一看，自己身卧在山林。

目连醒来一看，不见房屋，自己睡在山洞里面，哎呀，昨夜原是仙家试探于我，连忙起身挑起经担又走。

朝行夜宿几天整，一条天河面前呈。

白浪滔滔水又深，天河阻隔不能行。

上面无桥不好走，水上无船不能行。

左思右想无可奈，只恨足下不腾云。

目连在河岸上焦急万分，“不要说天河阻隔，就是刀山火海，我也敢闯。”说罢，纵身对天河中一跳，佛祖早已知道，连忙叫地藏能仁，替他脱过凡胎，渡到对岸。目连过了天河，上岸又走，远远望见灵山，耳听雷音，钟鼓齐鸣。

耳听雷音钟鼓鸣，灵山即在面前呈。

鲜花异草开满地，麋鹿猿猴处处奔。

目连来到雷音寺，参拜牟尼佛世尊。

目连跪在佛前说：“佛祖呀！我为了报答父母养育之恩，特寻访到此，不知我父母现在哪里？”佛祖说：“你父现在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萨身边护法，你母因开斋破戒，造下孽障，现在地狱中受苦。”

目连听说痛伤心，嚎啕痛哭放悲声。

只望母亲有好处，谁知地狱受苦辛。

空养孩儿成何用，未曾报答我娘恩。

哀求佛祖生慈念，赐我佛法救母亲。

佛祖说：“目连哎！你母作孽深重，难以赦免，念你乃是孝心之人，我这里赐你钻天帽一

顶、腾云鞋一双、袈裟一件；还赐你摩诃钵一只，内有水有饭，可与你母亲充饥；还有九环禅杖一根，你到阴曹地狱，只要轻轻一点，地狱就会开门。”

目连听见这一声，心中欢喜八九分。

领了宝物朝前走，拜谢佛祖就动身。

驾雾腾云来得快，鬼门关到面前呈。

狱主说：“你是哪方来的圣僧？姓甚名谁？有何要事？”

目连又乃将言说，狱主今且听原因。

我姓傅名叫目连僧，自幼出家诵经文。

来果师父传道法，修到虚灵最上乘。

狱主说：“你是高僧，我问你哪里道报芽？哪里道开花？哪里道结果？哪里道归家？”目连说：“我说来你听！”

投拜名师道报芽，参透三关道开花。

明心见性道结果，佛祖赏赐道归家。”

狱主说：“果然是个真僧。小师父到此，有何贵干？”“啊！只因我母亲亡故，特来寻访。”“你母亲叫什么名字？”“叫刘氏青提。”“哦！有的，不在此处了，前日与她的胞弟一同起解去了！”目连说：“狱主，此处叫什么地方？”“此处是阴阳交界，名叫鬼门关。”

鬼门关上冷凄凄，孤单独自无所依。

丢开家中儿和女，离别枕上妾和妻。

多少亲朋和好友，今朝到此各分离。

目连向前看见一座高台，一面明镜有盘篮能大。这里叫孽镜台，人在阳日三间，行善作恶，只要一照就看得清清楚楚。

孽镜台，镜高挂，照人一世，
善与恶，功与过，不差毫分。

这一照，任凭你，铜嘴铁舌，
辩不过，赖不掉，如影随形。

孝男子，善女人，来到冥府，
阎君爷，下森罗，亲自来迎。

不要上，那高台，容颜返照，
自有那，贤孝光，透彻幽冥。

行善的，对照了，心中快乐，
在阳间，结善缘，吃素修行。

到此地，凶星退，吉人天相，
送各殿，游一遍，再转人身。

作恶的，锁上台，看他孽障，
在阳间，作恶事，件件记明。

不孝顺，忤逆儿，双亲不顾，
兄与弟，亲骨肉，视若仇人。

妻与妾，子与孙，抛弃不问，
争家产，夺田地，毫不留情。

谁知道，头顶上，神明记载，
藏镜中，等你来，对照分明。

罪过小，入四生，胎卵湿化，

罪孽重，下地狱，永不翻身。

目连说：“狱主，我奉佛旨前来寻母的，不知可有一个叫刘氏青提的人在此？”鬼使说：“有的，前日有个刘氏，蓬头赤脚，披枷带锁，被牛头马面用铁棒打得鲜血淋淋，从此经过，已起解走了！”

目连听说泪纷纷，嚎啕痛哭放悲声。
母亲在世持斋戒，哪个教她又开荤。
鱼肉岂能添寿命，今在地狱受苦辛。
只恨母舅心肠坏，连累母亲作孽深。

目连走过孽镜台，只见前面一座高山，仔细一看，此山全是破钱堆积起来的，名叫破钱山，这是阳间不信佛法之人，杀牲害命，饮酒茹荤，到临终之时，心中害怕叫儿女多用纸钱焚化，以送到冥府赎罪，哪晓纸钱一多，烧化不过，用棒一拱，钱总挑破了。

破钱山来破钱山，纸灰未过莫挑翻。
阳间挑碎破钱纸，阴司堆积破钱山。
破钱山有万丈高，鬼魂到此哭嚎啕。
任你烧化千张纸，罪孽难消半分毫。
阴司若受钱和钞，穷人总死富人逃。
要离地狱无边苦，阴功积德最为高。

目连问狱主：“可曾有个刘氏青提到此？”鬼使说：“那刘氏被牛头马面，打得哭哭啼啼，已经起解去了！”

目连听说痛情怀，嚎啕痛哭放悲哀。
可怜母亲身受苦，为儿无法替娘来。

目连向前，看见一个亭子，四面敞开，有夜叉小鬼看守，两边堆些男女的衣服。目连问：“这叫什么地方？”鬼使说：“这叫剥衣亭。人在阳间捉蛇捉青鸡，将它们斩头剥皮；也有打飞禽走兽的，去毛断脚，拿起来一杀，到街坊变卖钱财；或是自己杀戮，弄顿吃局，这种作孽之人到临终魂归地府，就要上剥衣亭。”

剥衣亭上罪鬼多，扯个扯来拖个拖。
你在阳间将它剥，今朝还复没奈何。

目连问道：“可曾有一个刘氏青提到此？”鬼使说：“有的，前天有牛头马面押解于她，一路之上，被打得鲜血淋淋，好不伤心，早已过去了。”

目连听说母受苦，不禁二目泪淋淋。
当时若不依母舅，今日那会受苦辛。

目连哭罢，再往前行，只见一池，上有冰山，下有雪地，罪鬼在里面被剥去上衣，冻得浑身发抖。目连问狱卒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“这叫寒冰池。人在阳日三间，为非作歹，数九冬天，结伙打劫，杀害人命，死后要上寒冰地狱，另外还有在阳间不顾父母冷暖，有钱不肯救济贫穷的人，死后也入寒冰地狱。”

寒冰地狱冷气侵，为非作歹罪不轻。
有钱不肯来布施，自己穿得簇簇新。
一生吝啬无施舍，此种罪孽入寒冰。

目连问狱官：“可曾看见有一个叫刘氏青提的妇人到此？”鬼使说：“有的，由牛头马面押解已经走了！”目连继续向前，看见前面一座高山，山上有无数公鸡，都是铜嘴铁爪。远远就听到鸡啼。目连问：“这叫什么地方？”鬼使说：“这叫神鸡山，人在阳日三间，多用两眼偷情，常看淫词艳曲，日夜赌博。阎君说这种人的眼睛要他何用，死后罚上神鸡山，那些公鸡

专啄罪鬼的眼睛，到来世就是投到人身，也是双目失明的瞎子。”

神鸡山下路途歧，铁嘴公鸡世间稀。

专吃人间偷情眼，单叼世上看郎眉。

淫词赌博贪玩耍，地理不明将人欺。

此等人儿归地府，啄瞎眼睛不能医。

目连问狱官：“可曾有个刘氏到此？”鬼使说：“有的，被牛头马面棒打鞭敲，哭哭啼啼，起解去了！”

目连听到娘解去，不住两眼泪纷纷。

只恨母舅心肠坏，劝我母亲又开荤。

今日娘亲身受苦，使我心中如火焚。

孩儿若能将娘替，养育恩情报几分。

目连起程又往前走，看见一座庄院，内有栏杆分割，外有鬼使看守。中间有一个变身台，人到上面打个滚，就会变成猪羊猫犬、驴骡牛马。目连说：“这叫什么地方？”鬼使说：“这叫变牲所。凡在世间，做官的食禄不忠，贪污受贿，虐待百姓，处事不公。做百姓的不缴钱粮国课，做生意的不缴税金，并用大斗小秤，以假乱真，发财人，重利盘剥。还有种人说谎行骗或者赖人钱财，这些人死后，被罚到变牲所来，变成六畜，到阳间还债。”

前世负债不肯修，今生罚你变耕牛。

肩上挑了千斤担，后面还有皮鞭抽。

为人来世变畜牲，总因前世有原因。

为官不清多受贿，赖钱欠债不还清。

变牲所里无情面，披毛戴角去还人。

目连问：“可曾有个刘氏青提到此？”鬼使说：“有的，她被牛头马面锁着，一路敲打起解去了！”目连一面啼哭，一面向前，看见前面有一座油锅，只见鬼使将罪鬼对油锅里一撂，油锅里烧得千滚万突。

罪鬼油锅打个滚，只见白骨不见人。

目连问狱主：“这些人犯的什么罪？”狱主说：“只因在生之时杀害飞禽走兽，皮嘛一剥，肉嘛一镬，专弄吃局，只图口腹，到死后魂归地府，就要到油锅里受苦。”

只为生前作孽多，今朝不免下油锅。

只图嘴里滋味好，吃些猪羊鸡鸭鹅。

生前作下无边罪，死后哪有安乐窝。

目连问：“可曾有个刘氏青提到此？”鬼使说：“有的，已起解去了。”目连一路向前，只见前面一座血湖池。目连问：“他们为何在此受苦？”鬼使说：“只因这些人生前好酒色财气，死后便到此受苦。”

人生在世造孽多，不肯修心念弥陀。

多贪酒色并财气，不孝父母逆公婆。

目连听了十分叹息。

有目连，在血湖，十分悲叹，

都是些，在阳间，不好之人。

为女子，在家中，娇惯成性，

无三从，并四德，只顾争纷。

嫁出门，做媳妇，丈夫不敬，

打公婆，骂妯娌，恼恨乡邻。

倘有事，不随心，寻死作活。
欺叔伯，咒丈夫，不讲品行。
又好穿，又好吃，涂脂抹粉，
装成了，妖怪样，引诱他人。
全不顾，父母亲，丈夫体面，
无礼仪，无羞耻，有辱门庭。
有多少，好公婆，省吃俭用，
挣下了，产和业，留与子孙。
娶了你，这媳妇，浪吃浪用，
费家财，败产业，留下骂名。
有一等，无节妇，丈夫才死，
就勾引，风流汉，入室偷情。
叫丈夫，那魂灵，怎不切齿，
自然到，阎罗殿，诉说分明。
叫牛头，并马面，锁拿女鬼，
坐血湖，吃血水，永不翻身。
这些人，犯了罪，到此受苦，
男子汉，犯了罪，一样施行。
有等人，好吃酒，不顾礼义，
约三朋，并四友，终日醺醺。
酒醉后，信口谈，胡言乱语，
哪知道，醉后话，容易伤人。
甚至于，乘酒力，将人打死，
连累了，一家人，受怕担惊。
酒醒后，方懊恨，当初吃酒，
若戒去，可免了，今日灾星。
有一等，风流汉，广贪淫欲，
见好女，漂亮妇，就想奸淫。
用千方，和百计，勾引上手，
守节的，一时间，动了春心。
到后来，懊悔迟，悬梁上吊，
败风俗，坏名声，丧了残生。
开始谈，答应她，百年偕老，
到后来，一场空，丧尽良心。
有等人，好钱财，一钱如命，
舍不得，做好事，济苦怜贫。
对穷人，放高利，重利盘剥，
一文钱，不肯少，哪问亲邻。
有了钱，造华堂，千间嫌少，
又谁知，金满库，一命归阴。
任凭你，财百万，难买地府，
反不如，在阳间，积德修心。

有等人，好赌气，肚量太小，
为小事，也争得，面目通红。
斗闲气，打群架，性命不顾，
丢妻子，抛儿女，哪顾双亲。
为钱财，来争论，行词诉讼，
打官司，告诉状，反用金银。
有多少，动气人，因气成病，
到后来，病一重，一命归阴。
劝世人，切莫贪，酒色财气，
免除了，血湖池，万苦千辛。

目连问狱主：“可曾有个刘氏青提到此？”狱官说：“有的，起解去了。”目连又向前行，看见一座高山，不生草木，石头上其滑无比。目连说：“这叫什么地方？”鬼使说：“这叫滑油山。凡人在世间，有钱不肯修桥补路，反偷铺路的砖石，走路乘车，不让老人，还偷佛前的灯油，这种人死后，必到滑油山受苦。”

阴司有座滑油山，滑油山上最艰难。
山高路陡坡又滑，寸步难行不可攀。
夜叉小鬼将棒打，跌跌爬爬怎上山。

目连继续前行，看见前面有一些罪鬼，有的被绑在将军柱上，用刀割去他的舌头，有的被绑在铁床上，破肚曹肠，挖出心肝。”目连说：“这些人身犯何罪？”狱官说：“这些人在阳间，有的造谣说谎，搬弄是非，有的则贪图口腹，杀生害命，到阴司，故受此罪。”

东家闲话对西搬，吵了宅神不得安。
清官难断家务事，轧破篱障狗来钻。
奉劝世人莫嘴谗，造下孽障像雪山。
阎君天子来判断，阴司破肚又曹肠。

目连问狱官：“可曾有一刘氏到此？”狱官说：“有的，她被牛头马面打着，起解去了。”目连再往前行，看见城池一座，城门上写着“枉死城”三个大字，里面有许多罪鬼。目连问：“他们犯了何罪？”狱主说：“这些都是冤魂或兵刃所伤，或水火所害，或气闷而死，或自尽身亡。这些鬼魂先收在枉死城内，待冤冤相报以后，再行发落。”

刀上死，绳上死，投河落水，
火上烧，阵上亡，总在此城。
吊杀鬼，杠木梢，沿路啼哭，
落水鬼，摸螺蛳，要讨替身。

目连问狱官：“可曾有一位刘氏青提到此？”狱官说：“有的，起解去了！”目连再往前行，看见有一罪鬼被钉在夹板之内，头朝下，脚朝上，小鬼用锯子一锯两半。目连问：“这叫什么地方？”小鬼说：“这叫锯解地狱。”“他们犯了什么罪？”鬼使说：“这种人在阳间惯用大斗小秤，买卖不公平，到死后罚他受此大罪。”

生意之中莫相争，秤平斗满要公平。
阳间做了阴促事，阴司锯解两分身。

目连问道：“可有个刘氏青提到此？”鬼使说：“有的，那妇人被牛头马面打得鼻青脸肿，哭哭啼啼起解去了。”目连听罢很是伤心，上路又往前走，见前面那鬼使将一罪妇，压在铁板之下，榨得鲜血直流。目连问：“此人犯了什么罪？”鬼使说：“她在阳间惯贪淫欲，不能生男育女，死后罚她受此苦痛。”

铁板地狱苦伤心，榨压有罪女妇人。
贪淫好色多娇艳，不生儿女绝后程。
宗嗣不承为不孝，故到阴司受苦辛。
要免阴司榨压罪，养儿育女早修行。

目连问狱官：“可曾有一个刘氏到此？”狱官说：“有的，被牛头马面打得哭哭啼啼，起解去了。”目连又向前行，看见一座高山。山上有无数钢刀，刀尖头朝上，像春天出竹笋一样。夜叉小鬼背住罪鬼一只脚，扯住他一把发，对刀山上一甩，也有穿嗓格，也有穿膀格，也有穿胸格，也有破肚格。

满山遍野尸满地，鲜血淋淋好伤心。

目连问：“这些罪鬼生前犯了何罪？”狱官说：“有杀牛宰马的，也有造假药骗人钱财的，也有唆使诉讼的，也有骗人嫖赌的，死后便入刀山地狱。”

刀山地狱苦难伸，专对阳间刁滑人。
杀牛宰马作下孽，阴司地府不容情。
造假药骗人钱，害人性命罪滔天。
唆使人家去告状，作下孽障大如天。
天年之后归地府，刀山地狱受罪愆。

目连问狱官：“可曾看见有一个刘氏青提到此？”狱主说：“有的，被牛头马面打得鲜血淋淋，起解去了。”目连再往前行，只见一个村庄，那里有七只恶狗，把那些罪鬼咬得血肉淋漓。目连问：“这些人生前犯了什么罪？”狱主说：“这些罪鬼，生前男女暗室偷情，谈论人家淫秽之事，怨天恨地，呵风骂雨，不敬神明，不惜字纸。”

恶狗村来恶狗村，恶狗村上步难行。
七个犬儿驴能大，个个抬头要吃人。
男人女人不正经，暗中来往结私情。
糟蹋字纸罪孽重，死后就到恶狗村。
善人到此村中过，个个低头让他行。
恶人到此村中过，浑身咬得血淋淋。

目连问狱官：“可曾看见一个刘氏到此？”狱官说：“有的，那妇人被牛头马面打得哭哭啼啼，起解去了。”目连只好再往前行，看见夜叉狱卒，将那些罪鬼，剥了衣衫，放在碓臼里舂，舂得粉身碎骨。目连说：“这些人在阳间作了什么罪孽？”狱官说：“他们在阳日三间，掘人家坟墓，将尸骨制成玩具，卖与人用。也有人诽谤佛法，阻止人家念佛看经，所以死后到此受罪。”

碓春地狱为何因，前世盗墓做强人。
尸骨做成玩具用，大斗小秤不公平。
阻止烧香并念佛，诽谤佛法罪不轻。
如此恶人归地府，碓春地狱不容情。

目连问狱官：“可曾看见有个刘氏到此？”狱官说：“有的，被牛头马面打得鼻青脸肿，哭哭啼啼，起解去了。”目连只得又往前行，只见前面有烟火四起，一座座铜柱有盘篮能粗，管子是空的，下面架的钢炭炉火，鬼使将罪鬼用铁链子绑在铜柱上，炉火烧得通红，罪鬼被烧得皮焦肉烂，白骨枯焦。目连说：“这些罪鬼在阳间作了何孽？”狱主说：“这些人生前好吃獐狍鹿兔，飞禽鸟兽，野味熏香，把它们捉得来，剥去皮毛，放在火上烧烤，也有人劝人开斋破戒，死后总要受此炮烙刑之苦。”

炮烙之刑苦难当，罪鬼惨叫泪汪汪。

烧得皮焦肉又烂，烧到白骨枯又黄。
只因前生贪野味，破人斋戒罪难当。
奉劝世人多行善，及早修心上佛堂。

目连问狱官：“可曾有个刘氏到此？”狱官说：“有的，被牛头马面打得遍体鳞伤，起解去了。”目连哭着，再往前行，一心要寻母亲，只见前面鬼使将那些罪鬼颠倒竖在磨眼里，小鬼推磨，磨子口里鲜血直流。目连说：“这些人犯了什么罪？”狱官说：“他们在日不信佛法，依官仗势，欺压善良，谋人财产，占人妻妾，故有此报。”

碓磨地狱苦难当，罪鬼一见已断肠。
阳间做了非礼事，阴司半点不能藏。
颠倒竖在磨眼里，皮肉成浆骨似霜。
要免阴司轮回苦，修行办道上西方。

目连问狱官：“可曾有一个刘氏到此？”狱官说：“有的，已起解去了。”目连再往前行，只见一个大院，周围廊房数百间，两边有台，旁设锅灶，许多人在那里喝茶。目连抬头一看，见“孟婆庄”三个大字，

阴司有座孟婆庄，绝色女子卖茶汤。
来人吃得汤和水，三十五天不清爽。

目连问：“可曾有个刘氏到此？”狱官说：“有的，已起解去了。”目连即便前行，看见一座高桥。“这叫什么地方？”鬼使说：“这叫奈河桥。高耸入云，长八十一丈，阔一寸三分。桥下有毒蛇、毒犬，罪鬼到此，难以过去。”

阴司有座奈河桥，一寸三分万丈高。
两边总是铜钉钉，中间一路滑油浇。
善人到此来经过，风不起来桥不摇。
仙童仙女忙迎接，幢幡宝盖两边飘。
恶人到此来经过，滚的滚来抛的抛。
毒蛇毒狗将人咬，跌入河中命难逃。
过了此处朝前走，六道轮回面前呈。

目连向前见一个大轮盘旋转不歇，目连问：“这叫什么地方？”狱官说：“这叫六道轮回。”“哪六道？”“第一道，金路车，从这里出来的人，高官厚爵，为臣作相，因他前世能看破红尘，广行方便，大做好事。第二道，银路车，从这里出来的人，身穿绸缎，家住水阁楼台，因他前世烧香念佛，布施斋僧，为人清正。第三道，玉路车，从这里出来的人身穿粗布衣裳，房屋一般，吃的粗茶淡饭，因他在前世里，为人老实，还能敬神拜佛。第四道，铜路车，从这出来的人，耳聋眼瞎，脚拐手瘸，沿门讨饭长街乞化，因为他前世里行凶霸道，过多功少。第五道，石路车，从这里出来的人只能投入胎生，披毛戴角，变成牲畜，因为他前世里为非作歹，或赖人钱财。第六道，木路车出来的人只能投成化生，如苍蝇蚊蠓，吃污浊之物，蹲污秽之地，因他在前世里杀人放火，瞒心昧己，敲榨勒索，作恶多端。”

第一条，金路去，转为富贵，
做高官，享厚禄，伴驾随君。
头上戴，乌纱帽，威风凛凛，
身上穿，朝冠服，玉带缠身。
外出时，八人抬，前呼后拥，
如同那，活神仙，实在开心。
你知道，他的福，从何来享？

皆因为，前世里，积善修因。
第二条，银路去，家中豪富，
或绫罗，或绸缎，四季遮身。
出门去，坐车马，悠闲自在，
有安童，并使女，紧紧随身。
这都是，前世里，修善积德，
到今生，享富贵，福寿康宁。
第三条，玉路去，平民百姓，
粗布衣，菜饭饱，居住安身。
靠耕耘，做手艺，做买做卖，
凭劳动，赚钱财，好过光阴。
这等人，在前世，忠诚厚道，
尚能够，信佛道，不起邪心。
第四条，铜路去，身带残疾，
或耳聋，或眼瞎，脚拐手瘸。
生活上，有困难，沿门求乞，
喊老板，叫先生，苦度光阴。
这都是，在前世，行凶霸道，
欺善人，无王法，不顾人伦。
第五条，石路去，投为牲畜，
变驴骡，牛和马，出力劳身。
变猪羊，鸡和鸭，寿命之短，
被人宰，被人杀，活上刀砧。
这都是，前世里，为非作歹，
这时候，受罪过，哪个同情。
第六条，木路去，变为化生，
有苍蝇，和蚊蠅，无处藏身。
变鱼鳖，和虾蟹，水中过活，
变昆虫，蛇和鼠，性命难存。
这都是，在前世，十恶不赦，
到头来，罪孽重，不得翻身。

目连听罢问来由，想到母亲泪双流。
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万法终归一个修。

目连再往前行，看见一座铁围城，“请问狱官，这叫什么地方？”狱官说：“这叫阿鼻地狱！”

阴司里，十八层，阿鼻地狱，
是阳间，凶恶汉，不善之人。
头一等，作恶人，怨天恨地，
打善人，骂道友，不敬神明。
二等人，行凶恶，不孝父母，
打爹娘，骂尊长，忤逆之人。

三等人，行恶的，杀人放火，
抢人财，劫人宝，丧人残生。
四等人，行恶的，奸人妻女，
骗人钱，唆词讼，破人婚姻。
五等人，行恶的，开斋破戒，
打入到，阿鼻狱，永不翻身。

目连问道：“可有一个刘氏青提在内？”狱官说：“有的。”目连举起禅杖，向狱门上用力一敲，只听见“哗喇”一响，如同晴天霹雳，狱门大开，里面的罪鬼八百万，个个逃生，说：“妥了，大概是开恩大赦了。”罪鬼就蜂涌而出，挤如也，抑如也，推背走，轧不开。目连只顾寻母，哪顾到罪鬼的逃脱，把守狱门的鬼使，一人阻止，寡不敌众，阻挡不住，到狱官面前，又不得过身，只得跟随一众鬼，也到阳间投生去了。目连终于找到了母亲，只见她项戴长枷，手铐脚镣，蓬头散发，遍体鳞伤，骨瘦如柴，不成模样。二人一见，嚎啕大哭。

目连看见老母亲，麻绳铁索响玲玲。
骨瘦如柴衣衫破，蓬头赤脚泪淋淋。
披枷戴锁上镣铐，匍匐尘埃步难行。
手执禅杖点一点，刑具打得碎纷纷。
钵盂禅杖来放下，二人痛哭泪纷纷。
刘氏青提悲啼哭，悔恨当初不修行。
只说猪羊人能吃，听信兄弟就开荤。
谁知阴司千斤罪，别人难替半毫分。

且说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萨在翠云宫中与十殿阎罗正在议事，忽听地狱门哗啦一响。地藏能仁问：“何人偷开狱门？”阎君正要去查点，忽听狱主来报，说：“有一个和尚用禅杖敲开狱门，罪鬼统统逃走！”阎君说：“此还了得。”吩咐牛头马面、无常小鬼、夜叉狱卒快快捉拿那个和尚。

十殿阎罗怒生嗔，一齐来捉目连僧。
拖的拖来扯的扯，推推攘攘就动身。
青提还入阿鼻狱，夜叉狱卒封紧门。
目连扯到翠云阁，地藏面前把理评。

地藏能仁说：“你是哪方来的野僧？姓甚名谁？为何偷开狱门？”正问这话，在地藏菩萨身边护法的傅相连忙走下殿来说：“儿呀！你为何私开狱门？”目连说：“父亲，你在此逍遥快乐，尽享清福，母亲却在地狱受苦。”傅相说：“你母自作自受，由阎君发落，我怎能顾她？”阎君说：“你修你的福，她作她的孽。”阎君说：“这是傅相之子，名叫目连，因救母心切，故而敲开狱门。”

目连跪在尘埃地，哀求菩萨发善心。
自古一儿皈佛道，拯救九族尽超升。
只因养育恩情大，担经寻母见世尊。
佛祖见我有孝心，叫我寻母到幽冥。
赐我衣钵和禅杖，可开狱门救母亲。
菩萨如果不相信，佛具在此作证明。

地藏能仁说：“目连，你晓这禅杖，上开三十三天界，下开七十二司地狱。你只要用禅杖轻轻一点，狱门半开，叫你母亲出来，你用禅杖重敲，使狱门大开，放走所有罪鬼，这怎生是好？判官，查一查，共有多少罪鬼？”判官说：“八百三十万有零。”地藏能仁说：“目连，你要救

母亲，只有转世投胎，收回这些罪鬼。”

目连救母不小心，禅杖敲开地狱门。
放出罪鬼八百万，都到阳间去投生。
地藏能仁传法令，目连转世收鬼魂。
衣钵禅杖存地府，给他穿件黄衣襟。
白面善人改恶相，面带金钱好惊人。
鬼使领路前面走，送到阳间赤墙村。
丢在树林鸟窝里，认母投胎去托生。

下文说到巢州章句县赤墙村有个盐商叫黄宗旦，娶妻田氏，未曾生育。因为无子，宗旦夫妇二人到附近各庙烧香许愿，在自己家中布施斋僧，济苦怜贫，广结善缘。那天，二人进香回家，看见一个小孩，身穿黄袍，坐在地上，二人正想上前问话，只见一阵清风，孩儿无影无踪。宗旦说：“妻子呀！莫非是你我做了好事，刚才是天赐麟儿。”

夫妻二人转回程，田氏有孕在其身。
怀胎二十五个月，腹内孩儿要降生。

一天，田氏腹痛，三天三夜，生下一子，身长二尺，皮色像黄纸，面带金钱，一字横眉，板牙两个，鼻生三窍，背上有八卦，胸前有七星，两膀长毛，面相凶恶。宗旦说：“贤妻呀！这大概是妖怪投胎，不如把他送掉吧？”田氏开始舍不得，后经宗旦劝说，才勉强答应。宗旦将这孩子送到南面一个渠道之内，就回家而转。此事惊动了当方土地出来救护，送到一个鸟巢之内。众鸟总衔食来喂他，故未饿死。一过七天，那夜三更时候，土地公公托一兆与宗旦夫妇说：“孩儿长大，必有高官厚禄。”第二天，宗旦又寻到鸟窝将孩儿抱回，田氏一见心中欢喜，即喂奶抚养。因为从鸟窝里抱回来的，取名叫黄巢，表字天朱。聪明伶俐，长大成人，攻书上学，学得满腹文章，他又学习武艺，也件件精通。黄巢自幼知书达理，孝敬父母，宗旦夫妇欢喜不过。

光阴似箭催人老，日月如梭不停留。
黄巢长到十六岁，文武双全件件精。
只等皇上开南考，好将会试跳龙门。

却说僖宗皇帝，驾坐长安，听朝臣报告，四路刀兵骤起，八面战火烟尘，天下大乱。万岁传旨发榜，开考武状元，将来可得天下名将，以求江山太平。再说黄巢得知即辞别父母，进京会试。收拾行李马匹，带了随身盘费，朝行夜宿，来到皇城，住在招商客店，等候开考。这天正逢黄道吉日，只听得五鼓开炮，天下举子，个个戎装打扮，骑马射箭，舞刀弄枪，总想夺取头名状元。再说黄巢上场应试：

身骑一匹银鬃马，威风凛凛有精神。
硬弓拉到十八个力，硕子搬到八百斤。
连射三箭都得中，支支射在靶中心。
十八般武艺般般会，得中头名状元身。

宗师大人见喜，选上金殿参见。黄巢上殿，二十四拜，口称万岁、万岁、万万岁。僖宗皇帝看看黄巢，相貌凶狠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连忙传旨，速令退下。黄巢无奈，只得退下金阶。

黄巢一见怒生嗔，恼恨昏君不是人。
肉眼不识金和宝，错把忠良当奸臣。
我的容貌虽然丑，岂是为非作歹人？
并非我要起歹意，昏皇逼我坐龙廷。

手边若有三员将，杀上龙廷我为尊。
左思右想无主意，出了长安再理论。

再说目连释放了八百多万罪鬼，总到阳间投胎，一时人丁多到了当不得。只要是女人，老的到七八十岁，小的到十三四岁，总有怀孕在身。有一个促狭鬼来投胎，他想，到庙里做个和尚，一生决不会受到杀戮之灾。因此他投到杨氏门中，七岁入寺，做了出家僧人，法名叫了空，做了当家师和尚。一天晚上，他见到灯火不亮便放下琉璃灯添油，说：“徒弟偷懒，为什么不及时添油？”有个叫沙弥的小和尚说：“师父哎！我们天天添油，油不知是何人所偷。”当夜了空和两个徒弟就看，看到半夜只见有两个鬼使，带了油瓶，前来偷油。了空说：“你们为什么来偷油？”鬼使说：“我们是地府之司，奉阎君之命到各庙取油，回去给判官造册。”“造什么册？”鬼使说：“阳间该配作乱，黄巢造反，杀八百万，在劫者难逃！”了空说：“何年何月，从那方杀起？”鬼使说：“就是今年五月十五午时开刀，从长安城外起兵，从了空和尚开刀起手！”杨和尚一听，吓得没命，“哎呀！鬼爷，天下有几个了空？”“只有一个。”

了空听见这一声，魂灵冒到九霄云。
伏望鬼爷来救我，饶我一条命残生。

鬼使说：“阎君铁面无私不可讲情，我只可以指你一条生路。那黄巢面带金钱，口露双齿，不用你寻，他会自然来的，你只要殷勤款待，礼仪相拜，他会救你的。”了空一听，口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阿弥陀佛！”

了空听了这番话，吓得三魂少两魂。
急忙来到方丈里，心惊胆颤说原因。
大家一听痴呆了，浑身吓得汗淋淋。
人人总怕钢刀死，不晓黄巢可讲情？

第二天，了空在寺内备了斋饭，这也不表。再说黄巢考得好，不得中，心中愤怒，来到城外看见一座寺院，眼看天色将晚，不如投宿一宵，明日再作道理。当时诗兴发作，即吟诗一首：

壮哉山寺石岩边，渺渺遥观斗柄连。
殿阁巍峨浸碧落，楼台缭绕接清泉。
金钟隐隐雷声响，宝塔重重月影圆。
静听法华皆梵语，谁知此处有西天。

黄巢走到殿前，大家见他面带金钱，浓眉大目，可能就是黄巢。大众一齐跪下，口称：“大爷，求发慈悲饶恕我们出家人的性命。”黄巢一听，莫名其妙，“哎呀！僧人师父，何出此言？”这遭了空和尚将前夜之事，说了一遍。黄巢说：“啊！既然如此，我决不杀你们，请你们放心。”当夜，黄巢宿在寺内，僧人作了殷勤招待。黄巢睡到半夜，见窗外月色光明，随即起身，来到花园，猛一抬头，只见云中有一仙女，手捧青锋宝剑，赠与黄巢，并对他说：“明日就是五月十五，是你兴兵试剑的日子。”说罢即腾云而去。到了第二天，黄巢对各位僧人说：“今日是我兴兵试剑的日子，你们要避一避，更不能在我马前挡路。”寺内僧人一商量，大家外出化斋，只留了空师父一人在家看门。到了巳时，了空和尚特为黄巢备了丰盛的素膳，请他吃饭。黄巢说：“杨和尚，我还是一人用膳，不需奉陪，你还是躲一躲好，恐有不测！”了空随即出门，看见一棵大杨树，已有几百年了，中间蛀空了，有盘篮能大。了空一想：这树肚里正好躲人，谁也看不见，于是就对下一躲。

和尚设计躲黄巢，想来想去没处逃。
眼前一棵老杨树，遮身不露半分毫。
莫说凡夫寻不到，就是仙家也难知道。

等到午时三刻后，方显今朝主意高。

且说黄巢到了午时，披挂上马，手持宝剑，见庙里空无一人。走到门口，见一棵老杨树，黄巢说：“和尚姓杨，此名杨树，我不杀和尚，斩树一刀，也就算了！”豁起来一刀，和尚头对外头一抛，这便是俗语说的：黄巢杀人八百万——在劫者难逃。黄巢催马，杀奔长安而来，走不多远前面有几千人马，手执刀枪，蜂涌而来。黄巢说：“你们哪里来的？哪道而去？”众壮士说：“我们都是考不中的举子，要想回家，又不光彩，要上山落草为寇，名声又不好听。”黄巢说：“我和你们一样，昏皇见我容貌丑陋就不肯中我，我现在决定反上长安，你们愿者便助我成功，各有官职！”众壮士说：“情愿保驾！”因此黄巢纠集了数千人马杀奔长安并各州府，杀得尸横遍野八百万，血流成河三千里。僖宗难以抵敌，只得带兵逃走。黄巢得了长安，众人保他为王，黄巢手下有一名叛将名叫朱温，在搜查宫院时，见一宫女，经盘问得知她是御妹。朱温与他暗结为夫妻，朱温将御妹扮作小兵逃奔僖宗营内。朱温也投降唐营，招兵买马，收得一名武艺高超的大将名叫李存孝，与黄巢决战。结果黄巢大败，败到鴟谷边，忽见一人挡路，黄巢大喝一声：“你是何人？”那人说：“我是来收剑的！”黄巢大怒，手执青锋宝剑刺将过去，只见一道白光，连人带剑，不见踪影去了。黄巢无奈，来到山前，见石碑上有诗一首：

忽起干戈交战争，应有狼烟四载春。
朱温投到唐营里，存孝出兵国太平。
阳世杀人八百万，阴司收鬼两三层。
将军解得诗中意，该到幽冥见世尊。

黄巢一看，心中明白，想当初霸王自刎乌江，也是英雄好汉，今天轮到我了！

为人切莫逞刚强，万里江山是梦粱。
富贵功名风中烛，英雄盖世草上霜。
前年和尚树内死，今岁黄巢山下亡。
争名夺利成何用，不如及早见阎王。

黄巢长叹一声，取出勒马的缰绳，在山下一棵松树上吊死。他的真魂来到幽冥，会见阎罗大王，一同参见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萨。目连哀求放他母亲出狱，地藏能仁说：“目连转世已收回罪鬼，这是将功赎罪，可以释放他的母亲，同归极乐。”谁知有一位阎君上殿奏本说目连虽然收回了八百万罪鬼，但是还有三十多万罪鬼未能收回。两班善人一听，不大相信，前面不是讲到黄巢杀人八百万，在劫难逃。怎么还有罪鬼未能收回的呢？众位：当时这些罪鬼到阳间投胎，溜得哨，走前面格，投了人，还有溜了慢，走后面的就投了牛马牲口。地藏能仁说：“既然还有罪鬼未能收回，那目连再转世。”

黄巢真魂入幽冥，森罗宝殿把理评。
还有罪鬼投牲畜，目连再次去投生。
目连为救母，阳间去投生。
黄巢来造反，收回罪鬼魂。
罪鬼未收尽，阎君怒生嗔。
再投屠家去，宰杀收鬼魂。

且说目连领命，只得再转世投胎，投到长安城内一个叫贺祥的屠户家中。他家三代开肉店，杀牛宰马，猪羊六畜。他家妻子肖氏，有孕有身，十月满足，生下一子，取名叫做贺因。自从贺因出世，家中生意更好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贺因长到七岁。

贺因长到七岁整，送到书房读书文。
一连读了三四载，自己名字认不清。

贺祥见他读书读不进，杀猪宰羊来大劲，因此就叫贺因歇学，帮助他父亲宰杀。

贺因长到十八岁，亲朋邻友作媒人。
忙忙碌碌来过礼，闹闹热热娶进门。
一家和睦生意好，太太平平过几春。
这年贺祥得了病，肖氏也就病缠身。
东庙求神神不应，西庙许愿佛不灵。
延医服药皆无用，夫妇一命见阎君。
请僧超度双父母，栽松植柏造坟茔。
小夫妻二人守家业，仍做屠户老营生。

且说贺因家对门住了一个王道人，他姓王名善，一贯吃素念经，道貌岸然，所以人家总称他王道人。他家开个小店卖香烛纸马，每天夜里四更天，他就起身念经格。贺因只要听到他的木鱼一响，就起身烧汤杀猪，纠罗一番，天亮卖肉，不早不晚。贺因心里想，多亏王道人，赛如做了我的报晓鸡，理应谢谢他。有一天，贺因提了一个茶壶，来到王道人店里说：“王道人，多亏你每天喊醒我，这里敬你一杯香茶！”王道人说：“不……我们吃素之人，不吃人家的茶饭。”贺因说：“我今日无事，请你谈谈修行的道理。”王道人说：“好格！”

持斋行善上天堂，作孽之人罪难当。
可叹世人寿命短，为人不免见阎王。
生前修善有好处，诵经拜佛躲无常。
功成圆满归极乐，脱了凡胎入仙乡。
为人在世贪口腹，阴曹罪孽哪个当？

贺因说：“王道人，我晓得修行是好事，像我杀生害命是有罪孽格，不过我如果不开肉店，不赚钱，如何活命？”王道人说：“你可以改行吧！”“哎呀！别的营生我又不会，不过我以后是要改行。”

一年到头杀猪羊，杀生害命赚铜钱。
别的营生我不会，命里派我造罪愆。

贺因一想，王道人真心向善，我敬他一杯茶也不肯喝，我如何谢他？于是他想了个主意，每天丢三个钱在王道人的门缝里。王道人拾到钱，心中欢喜，这大概是我吃素修行，生意又清淡，菩萨送把我的吧！

王道人一见喜洋洋，每天拾到三个钱。
只因修德有好处，苍天赠我养命钱。

再说南海观音老母掐指一算，晓得一半，目连转世收回罪鬼已经完成，那王道人也念佛修得多年，我不如下凡一趟，看个究竟。叫善才龙女，护法韦驮，也一同前去。

观音老母下凡尘，仙风一拂就动身。
按落云头来得快，王家门到面前呈。

观音老母一变二变，变作僧人模样，走进店门。王道人说：“僧人师父，到此有何贵干？想买什么？”老僧人说：“我要买香烛纸马。”王道人说：“我难得见和尚请香烛，你到是个好和尚！请问师父住在哪里宝山？哪里宝刹？”和尚说：“我从西山而来，到此访道，世上有一种人表面上吃素念经，但不知三皈五戒，所以难成正果，我是来劝化这种人的。”王道人一听，十分高兴，“师父，我自幼吃斋烧香念佛，正想求师父指教，你来得正好。今日天色已晚，就在我小店中住下吧？”和尚说：“好的。”王道人连忙备了素膳点心，一面用膳，一面交谈。和尚说：“持斋必须皈依三宝，生前修成正果，免受生死轮回之苦。”王道人说：“求师父开示弟子，我愿皈依，明日跟师父入山修道。”和尚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与你摩顶授记。”王道人烧香

点烛，跪在尘埃，大礼参拜。和尚说：“弟子呀！”

真经本是佛祖遗，听者甚多做者稀。
在家出家都好学，无论老少与高低。
一片真心能成道，三教同源不要疑。
奉劝世人行正道，不可诽谤说是非。

观音老母和王道人谈谈讲讲，不觉辰光到了早上四更天，都很好困，就不曾起身念经。哪晓得贺因听不到木鱼响，也就呼呼大睡，一觉醒来，已日高三丈了。乡下有一个人叫吴斗魁，家里有点事体，他向贺因订了肉，等到早起一望，哎呀！贺因还不曾起身，猪子固然不曾杀。吴斗魁说：“贺老板，昨天我丢了定钱，今朝你耽搁了我，怎说！”

我家离城好几里，家里有事请人忙。
早上上街来买肉，你就困到大天光。”

贺因说：“不要闹！总怪我，定钱退把你！”贺因气闷来到王道人家说：“王道人哎！你今朝早上为底高不念经？弄恁我，猪子不曾杀，人家买不到肉，挨人家怪了没口开！”观音老母变的和尚，连忙来问：“哎呀！客官！王道人念经不念经，与你何干？他念经也不是替你念的！”“不！这里面有个原因哩。

往常道人念早经，木鱼敲得响吟叮。
正好将我来撮醒，我就杀猪忙经营。
赚到铜钱好养命，我也不忘道人情。
我将钱文暗中送，聊表自己一片心。
今朝正逢天中节，一忽困到大天明。
这是因他耽搁我，不怪他来怪何人。”

和尚说：“不要怪，不要怪，要怪是怪我，我和王道人谈到深更，今朝早上正好睡，王道人不曾起来念经，你也就不曾起来杀猪。”话说之间，看见地上一个钱包，和尚拾起来一看，“哎呀！这是哪个丢掉的钱？”贺因说：“这是我每天晚上暗中送给王道人的钱。”王道人一听，“哎呀！原来如此，我说为底高每天拾到钱的哩！”

王道人一听见喜欢，贺因本是好心人。
他将铜钱送给我，我还不知为何因。

和尚说：“贺因，今天是我耽误了你，你要杀猪，我去替你杀！”贺因一听，一点不信，“你是出家僧人，肉总不吃，怎会杀猪？”“你去杀，我帮你做对手。”“不要的，我杀猪，不用捆绑，叫它自己走上杀猪凳！”王道人一听，也不相信，今朝到要看个究竟。三人来到宰猪场，和尚说：“贺祥！好来看刀！”只见那只猪眼泪汪汪，走到和尚面前，自己躺倒，一点不动。贺因一见吓得魂不附体，连忙说：“僧人师父，这一只嫌小，换一只罢！”和尚说：“肖氏出来看刀！”又一只猪自己走出来，泪如雨下。贺因双膝跪下，左手护猪，右手挡刀，“师父！请你不要杀吧！”

贺因一见真奇怪，二目抛珠泪汪汪。
哀求师父不要动手，饶恕残生命一双。
“贺祥是我生身父，肖氏是我养育娘。
父母恩情如山重，怎可持刀杀爹娘。
自从父母亡故后，请僧超度做经堂。
只说他们升天去，谁知还是变猪羊。”

和尚说：“猪不杀了，还到圈里去吧！”两只猪子摇头摆尾圈里去了。贺因说：“师父，今日一见，方知报应。我往常听人家说，依了官法，就要处杀，依了佛法，就要饿杀。”和尚说：

“这是谤毁之言，我说来你听！”

犯了王法不可饶，守份安命乐陶陶。

对待父母要孝顺，不犯萧何六律条。

金榜题名皆善士，凌烟阁上尽英豪。

有朝得到皇恩赐，金銮殿上把名标。

若依佛法，罪孽消除，我说来你听！”

皈依佛法登三宝，持斋行善道德高。

死后不经地狱苦，西天佛国把名标。

列为仙班登极乐，龙华会上漫逍遙。

吃的仙桃琼浆品，免却轮回路一条。”

和尚说：“贺因，你若能持斋向善，我度你父母超升而去，我也替你忏悔，将从前的罪孽，一笔勾销。”贺因一听，心中欢喜，说：“师父哎！我打算将家产一概交与妻子，我跟师父入山修道。”随时烧香点烛，跪到尘埃，参拜如来。和尚与他摩顶授记。和尚说：“贺因，王道人一比你年龄大，二昨夜他就皈依了，在你之先他为师兄，你为师弟！”正说之时伙计特来报信，说：“刚才唤出来的两只猪突然死了，不知是何道理？”和尚说：“不要着躁！我替你父母一超度，他们已脱离畜胎转为人身，投人去了！”贺因口念：“阿弥陀佛！谢谢师父！”贺因把妻子叫到身旁，说：“贤妻呀！我明朝要跟师父上山修道了，家财一概交与你管吧！”

妻子听见这一声，如同天打霹雳惊。

“相公啊！”

你跟师父去修行，丢下我苦命靠何人。

你要修行我不怪，在家也好诵经文。”

贺因又乃将言说，贤妻听我说原因。

我有真心皈三宝，跟随师父上山林。

家中产业由你管，再不要杀猪做营生。

安童小使慢慢用，不要做呼来喝去人。

两边邻舍来借兑，务必应求转家门。

没得应求回家转，恼人肚皮恶人心。

凡事总要三忍耐，济苦怜贫积善因。

第二天，三人整理行装，上路行程，何氏小姐悲泪啼哭，一直送到街头，又叮咛几句，“相公啊！”

你今出家去修行，饥寒饱饿要当心。

到了宝刹安身处，写封书信转家门。

省得为妻多挂念，不可忘却结发情。”

贺因答道我晓得，不须妻子再叮咛。

我今跟随师父去，不成正果不回程。

天空掉下无情剑，斩断夫妻两离分。

三人上路朝前走，哪管高低路不平。

逢山不看山中景，遇水不看取鱼人。

贺因只顾向前走，王道人开口问原因。

“师父啊！”

几时走到目的地，哪座庙里去安身？”

观音老母一想他们二人出家修行，谁是真心？谁是假意？我不妨来试他一试。随时叫护

法韦陀变个年老婆婆，善才龙女变作两个女儿，设立房屋三间，一个农家小院。再说他三人，一路行程，不觉天色已晚。王道人说：“师父啊，我们跑得脚疼膀酸，天又夜了，不如借宿一宵，明日再走！”和尚说：“好哩，前面有个人家，里面有灯火，想必有人在家。”和尚走上前去，“开门啊！”老婆婆开门一望，“啊！原来是个和尚，你们有何贵干？”“哦！我们是来借宿的。”“那可以，进来请坐！”连忙吩咐女儿奉茶。“师父从哪道而来，往哪道而去？”“哦！我从西灵山而来，一路传道，放戒度人，这是我在长安城里收的两个徒弟，老婆婆家中哪些人手？以何为生？”

婆婆又乃将言说，僧人师父听原因。
我的家中本姓贾，务农为业过光阴。
丈夫早已入幽冥，未有香烟后代根。
只有两个裙钗女，年方二八正青春。
她们二人已长大，缺少门当户对人。
曾有媒婆来说合，高不就来低不成。
我家一门都吃素，怎好配个吃五荤。
姊妹二人难拆散，老身无伴靠何人。
指望招婿好防老，做个烧钱化纸人。
不论年龄大和小，不论家中富与贫。
不论才学并容貌，只须忠厚与虔诚。

两个女儿说：“妈妈，你在他们面前，说这些话，有何用处？”“哎！他们出家人，走了路多，认得人多，也可以与你们作媒呀！呀！深更了，请三位师父早点安睡吧！”老婆婆安排，三人到西房歇息。王道人说：“师弟，那两个姑娘生得不丑哇！”

眉毛弯弯初三月，嘴似樱桃一点红。
十指尖尖如春笋，满嘴银牙白如霜。
不搽杭粉自来白，不戴兰花自来香。
好像嫦娥离月殿，犹如仙女下凡尘。”

和尚说：“二位贤徒，你们莫非有此意，待我明日与你们做媒，招在他家，安居乐业，有了妻室老小，将来好繁衍后代，我就一人，入山修道吧！”贺因说：“师父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！”

一夜话文不必表，金鸡三唱又天明。
师徒三人早起身，拜会婆婆老人。
高厅上面端然坐，香茶糕点面前呈。

和尚说：“老婆婆，你昨夜谈到的事体，我有两个徒弟不如招在你家，养老送终，到也蛮好。”贺因一听，很不高兴，“哎呀！师父呀！我家有何氏贤妻，已经抛别，一心跟师父出家修行，怎好又在半途中招亲？”老婆婆说：“相公啊！”

为人在世想后程，夫妻相配是人伦。
洞房花烛成婚配，享受荣华百年春。”

贺因说：“婆婆，我若贪恋酒色财气，怎肯投师出家修行办道？”老婆婆说：“不错，此事正是门当户对，我家世代吃素，家中也供奉了释迦牟尼、观音老母、诸佛菩萨，你要修行，就在我家一同修行，有何不好？”二位姑娘，又来相劝，“相公啊！”

劝君莫要去山岗，削发为僧苦难当。
路上冷暖谁顾你，肚中饥饿自承当。
如有伤风并咳嗽，哪个为你奉茶汤？
不如招在我家好，夫妻双双过时光。

敬请相公莫推却，我今有意想成亲。
我家正好持斋戒，何必他方受苦辛。
日里三餐充口腹，夜有奴家伴夫君。
入山到老终无靠，谁是知心合意人。”

贺因听了，心中恼怒说：“小姐，你不必痴心，我是决心修道的人，决不答应！”

佳人脸老太猖狂，我不招亲岂勉强。
一世光阴如春梦，百年夫妇似秋霜。
妙药难医卿相寿，有钱难买一无常。
真心向善持斋戒，谁爱风流女娇娘。

和尚见贺因一念虔诚，说：“这样吧，大徒弟，你在此招亲，二徒弟跟我同行，路上好挑行李。”当时辞别动身，王道人留下招亲，这也不提。且说和尚与贺因行不多远，见一座桥梁，和尚上桥，突然说道，“哎呀！徒弟呀，我有一串数珠，丢在你大师兄家里，你去替我拿来！”

贺因听见师父说，那肯耽搁片时辰。
路途之中不打等，去找师兄问原因。

贺因来到原来的地方，只见一阵狂风，跳出一只猛虎，张牙舞爪，将王道人抓住，一口吞下。贺因一见，吓得魂不附体，正想转身，只见那猛虎跪下，把头点了三点，并将那数珠丢在地上，一阵狂风，虎就无影无踪。贺因拾起数珠，来到师父身边，把刚才遇见的情形，说了一遍，和尚说：“不错，这是我施的法术。

要度你们上西方，不知哪个是贤良。
设下一计将道试，谁知他爱女红妆。
心邪怎能成佛道，意乱哪能上天堂。
万恶本是淫为首，猛虎送他见阎王。”

和尚说：“你乃大孝之人，不贪酒色财气，道心坚固，只是身还未尽，你要跳下河去，将身洗净，脱过凡胎，方能成仙了道！”贺因参透机关，纵身对河中一跳，观音老母念动真言：

皈去来兮皈去来，就在水中脱凡胎。
脱了凡胎入仙胎，逍遙自在上天台。

贺因现出一灵真性，原是目连投胎，杀猪宰羊收回了所有罪鬼。观音老母现出金身，目连下拜。

观音老母下云霄，救苦凡尘走一遭。
接引长安徒两个，屠夫不假道人妖。
贺家一子修成道，超度九祖罪孽消。
若不修心归佛去，阎君怎肯把他饶。
假道念经被虎吃，只因贪恋美人娇。
杀猪屠户成正果，王道人反伤命一条。

观音老母说：“目连，你功德圆满，回地府缴旨吧！吾乃去了。”目连见两个青衣童子前来接引，一直同到森罗宝殿，阎罗天子领目连来到翠云宫，参见地藏能仁，地藏一见心中欢喜。

地藏菩萨笑盈盈，目连救母有孝心。
二次收魂功成满，狱中救出你母亲。

地藏能仁吩咐，将目连的衣钵禅杖、明珠宝贝，一概交还与他。目连拜谢，欢欢喜喜，来到铁围城，阿鼻地狱。鬼使礼拜，目连用禅杖轻轻一点，狱门开了一半，目连喊：“母亲快

来。”刘氏青提连忙来到目连身边，目连一见，嚎啕痛哭！“亲娘啊！”

你今受罪海能深，孩儿替不到半毫分。

头发结成连丝饼，眼落骷髅半寸深。

十指如同枯柴棒，肋骨可像纸糊窗。

脸上好像表黄纸，浑身抖动像筛糠。

项戴长枷千斤重，手铐脚镣不容情。

阿鼻地狱多黑暗，麻绳铁索响叮当。”

刘氏走出狱门，狱官连忙将狱门封锁。目连用禅杖轻轻一点，刘氏的枷锁，脱落尘埃。

青提说：“孩儿呀！你虽然救我出了狱，我现在二目不明，浑身瘫痪，难以行走，怎生是好？”

目连说：“母亲，那不要紧，你伏在我的背上，我来驮你！”

目连驮了生身母，要到西天见世尊。

一路行程朝前走，荒郊野地面前呈。

刘氏青提说：“孩儿呀！我现在腹中饥饿难忍！”目连说：“母亲，你就在这地上暂坐片刻，我去化点斋饭来与你充饥。”

目连村中化斋饭，留下母亲一个人。

青提只觉腹中饿，就拔萝卜口中吞。

目连从村中讨来了斋饭，一看母亲正从人家田里拔来萝卜就吃。目连说：“母亲哎！你又作了孽啦！人家落种望收，你就到人家田里偷。”目连急得没法，就将自己的手指头咬下一索来对泥里一揣，随时长了一根萝卜。因为有血凝在里面的，所以是一根红萝卜。

两班善人不相信，红萝卜留下到如今。

目连驮了母亲，驾雾腾云，来到西天佛国。目连拜见佛祖，佛祖说：“目连呀！你三世投胎救母可为大孝，你在水中脱的凡胎，我封你水府龙神。你父亲在地藏能仁手下护法，你不如也去吧！”

目连尊者听封赠，水府龙神职不轻。

天宫没得你来登，翠云宫中去安身。

你父封为左护法，右护法是目连尊。”

只有你母亲，开斋破戒，罪孽深重，难投人身。目连，你驮她到脱身台上，脱去罪孽。”刘氏看见脱身台上有一张虎皮。她想这上头又暖和，又软搓，我不如就睡在上面吧！

脱身台上打个滚，变个东西不像人。

将身一滚，变成一只四不像。什么叫四不像？

不像狮子不像狗，不像麒麟不像吼。

不像老虎不像人，就是目连老母亲。

佛祖说：“目连的母亲，不能自控，出得地狱，又作孽障，不如把地藏菩萨做个坐骑。她原来叫青提，现在要她听从地藏能仁的号令，取名叫提听。”

地藏能仁号法名，提听就是她的名。

幽冥教主为坐骑，速报狮留下到如今。

至到如今，家主轴子底下有一个快嘴菩萨，就是目连的母亲，供在佛台底下，家里就太平。

奉劝世人莫吃斋，吃斋之人莫要开。

吃吃素来再开斋，地狱里面投狗胎。

目连行孝来救母，万古千秋留美名。

奉劝经堂众善人，为人总要孝双亲。

《目连救母宝卷》讲到此处，是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又好比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曰，思无邪。

《目连救母宝卷》看到头，言言语语劝人修。

行好得好终究好，作恶没得好收头。

经到头来卷到头，无边功德在上头。

看库童子来落锁，功德交把主人收。

宝卷看完成，礼拜佛世尊。

佛前求忏悔，罪孽化灰尘。

四大金刚将，哪吒及地生。站在佛会上，总是有缘人。

南无阿弥陀佛，圆满功德。

王国良 搜集整理

此卷据在靖江流行多年的上海宏大善书局藏版整理。

